

生日

是否春夢？我已不復記憶。
 是否情恨？心却漠然空寂。
 現實的繁忙，充滿了我的空間、時間，許多過去的日子，却已使我不敢回憶；剛過的，也早已成為濛濛烟霧中不可辨識的幻景。

人生本來就是奇幻的，矛盾的，也許也是痛苦的。

似也多姿多彩的生活，繁忙異常，然而才過的日子，仍也永遠消失，沒留半點色彩，沒有絲毫殘痕。

生日？！我又如何過它？

？ ！ ！
 ？ ？ 奈何集 ！
 ？ ！ ！

先走一步，往往身價百倍，可惜，是自抬的。然而，真能博大深奧，而入殿堂者，其自知身價者幾希！實則惶誠惶恐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者，其心智犀利如刃，豈非大矣哉！無奈視也茫茫，聽也不聽，井中天地自比宇宙者，比比不可勝數。慎戒之！其又奈何？

× × ×
 西風東漸，淳樸之士，終也捲入時代的潮流中，只可惜棄了爺娘，還是爺娘的種，更可恨不是東西，而偏要妄自作賤。以是淺薄者趨之若鶩，保守者閉關自守，知者終難枵腹，難逃斗米之逼。腹兮！腹兮！奈若何？

× × ×
 昨天，看見她，是天使。
 今天，看見她，還是天使。
 可惜，是地獄裡魔鬼的門徒。

× × ×
 大凡一般可見的紅眼有兩種：一為 Trachoma 另一則為酸眼，蓋人本有酸溜溜的本性，試看葡萄是酸的，醋缸也是酸的，楊梅更是其酸無比，連醉人的老酒置久了也會變酸。其實本也無可厚非，只是 Trachoma 會傳染，傳染得大家眼紅紅的，心狠狠的，終至其視茫茫，不辨東西，而普天之下將皆有眼無珠，豈可不防哉！至於酸眼，則必帶刺，若能裝聾作啞，其又奈何？

—L.—

忙碌 忙碌
 暫且擱下未曾釋手的禿筆，取下塵封久置的小提琴，自奏：生日快樂。
 反覆，反覆，一遍，又一遍
 G弦、E弦，E弦、G弦
 夜已深了，天也將曉，
 讓冰涼的夜霧晨露，籠罩我身，浸透我心。
 數着依稀閃爍的星星。
 再見！過去的日子。
 再見！

—鍾山—

× × ×
 善用自己的本錢，並不壞，說不定，欲得出類拔萃則非如此而莫為。

只是，最好不要太會利用人類最大最原始也最遺憾軟弱的本錢——如動物般的本能。

因為，至少大家還不希望難逃所謂「禽獸」之名呵！

到底，到底，人類還沒使自己變為更有價值，更有意義的理性呵！

理性是禽獸所沒有的。

× × ×
 天真的或傻的人，往往醉心於 Plato。
 一旦環顧周遭，再看 Bentham。
 才知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而免不得頻呼青天。

× × ×
 大約，傻些沒有什麼關係，天真了些，就不很穩當。自從達爾文公著書立說以還，猴子便成為人的祖先了，於是社會上到處有人展現猩猩的本性，雖然不忍卒睹，然而却叫你無可逃道。

大約，只好殘忍些來見世面，大約……。

× × ×
 閒聊，不閒，能得一樂可耳！
 傻子還有天真的想法，
 世界上的一切，即不如想像那般好，也不如想像那般壞，何不笑笑，笑，笑……。

